

南史卷五十九至六十四

列傳江淹任昉王僧孺至王琳張彪

南史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江淹

任昉

王僧孺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
 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早為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禮焉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

魏川世鳳圖
氏閣南甫

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口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一作王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囹，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

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于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寢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景素覽書，卽日出之。尋爲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再遷府。

主簿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卽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爲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及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辱紹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試爲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摺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

相濟五敗也雖豺狼一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八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復爲驃騎豫章王疑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所爲條例並爲王儉所駁其言皆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爲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

承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願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俊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秘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時人服其先見東昏未淹以秘書監兼衛尉又副領軍王瑩及梁武至新林淹

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官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旣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武帝爲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旣無所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蹟矣又嘗宿於治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凡所著述自撰爲前後集並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嘗欲爲赤縣經以補山海之缺竟不成子爲嗣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兄遐字景遠少
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始興永明中遐以
罪將徙荒裔遙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得免遙
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臥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
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
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
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
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聞聲籍甚年十二從叔晷有知
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友純至每侍
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初爲奉朝請舉兗
州秀才拜太學博士元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
儉每見其文必三復誦勤以爲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

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
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
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爲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
琅邪王融有才雋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慨然自失以父喪去
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
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
勉勵回卽歐出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
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遭繼母
憂昉先以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
之地草爲不生昉素彊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可復識齊明帝深
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爲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
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愠
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爲筆頗慕傅亮才思無
窮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卽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
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謝尚
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末爲司徒右長史
梁武帝尅建鄴霸府初開以爲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
草沈約輒求同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
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
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
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
謂多幸斯言不渝蓋謂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奉世叔
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

方餉遺皆頒之親戚卽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愠未嘗形於
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
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
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
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漑
漑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
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
稱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
手自讎校由是第目定焉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
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
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歛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
爲棺浣衣爲歛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

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卽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子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潔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温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爲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卽時停絕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爲家誠殷勤甚有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漑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生產至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旣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育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儒嘗論之以爲過於董生楊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貧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彫虎嘯而清風起故氛氲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

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麓聖賢以此鏤金板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欵欵於下泉尹斑陶陶於永夕駱驛從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未益州汨彛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視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猛虎蒙有猜焉請辯其惑主人听然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虬屈從道汗隆日月連璧贊疊疊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以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懽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颺

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爐錘萬物吐嗽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閤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異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萃分鴈驚之稻梁霑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歛頤蹙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

叙寒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顛指榮辱定
其一言於是其弱冠王孫綺統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
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騏驥之旋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
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
而响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
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
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
倫無不操權衡執纖縵衡所以揣其輕重縵所以屬其鼻息若衡
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
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
一毛若衡重錙銖縵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堯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
韋偏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包苴所入寔行張霍
之家謀而後動芒豪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
鬻故桓譚譬之於闌闌林回論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
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
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
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
然勒門以歲客何所視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
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携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
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榎
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
早縮銀黃夙昭人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衡許郭類
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

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且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
輶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闐闐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
之坂至於顧眄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
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慧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
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
動輸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
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
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
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懼與麋鹿同羣嗷嗷
然絕其零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
之助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
東里位尚書外兵郎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也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雅晉左
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年員外常侍未
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
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
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
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仕齊爲太學博士
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陽尹召補功曹使撰東宮新記
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
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夤
俱爲學林文慧太子欲以爲官僚乃召入直崇明殿會薨出爲晉
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舉士爲始安王遙光所薦除儀曹郎
遷書侍御史出爲錢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

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
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
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
子御劉略班執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
屬嘉爾晨登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梁天監初除臨川王
後軍記室待詔文德省出爲南海太守南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
孺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涼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
易舊時州郡就市田而卽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歎曰昔
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
視事二歲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
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薄遷尚書左
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

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
之卽真時武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勅沈約以下辭人同作帝
以僧孺爲工歷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
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
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爲王典
籤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爲
王府記室僧孺乃與炯書以見其意後爲安成王參軍事鎮右中
記室參軍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
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
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
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
以鐵代之爾轉北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

令沈約以爲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
于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
庫此籍既並精詳定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
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僞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
于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一作直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
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
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
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歷
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
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
留意譜籍州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甲員
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

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藏在
秘閣副在左戶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
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
之諱湛爲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衛將軍王儉
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解
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普通二年卒僧
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助家書埒少篤志
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
博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
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別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
世虞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丘國賓
吳興人以才志不遇著書以譏楊雄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指吳興

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瑒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徐寅高平人有學行父榮祖位秘書監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之所以効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以沈靜昉乃舊恩特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畢各其宜乎僧孺碩學而中年遭躓非為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南史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終

魏川中鳳圖
氏書印

南史卷六十

列傳第五十

范岫

傳昭弟映

孔休源

江革

子德藻

徐勉

許懋

子亨

殷鈞

宗人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羲宋尚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反羲在城中事平遇誅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寶蔡興宗臨荊州

魏川中鳳圖
氏書印

引爲主簿及蔡將卒以岫貧乏遺旨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爲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爲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入爲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過禮朝廷頻起竝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終喪制出爲安成內史創立鈞折行舍公私弘益徵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末爲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梁武帝平建鄴承制徵爲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侍皇太子給扶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岫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絜著稱爲長城今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誕反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顛見而奇之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顛歎曰此見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竝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見禮辟爲郡

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製
昭有其半焉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
斯在豈非名賢尋爲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
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爲南郡王侍
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定字保身而已守
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踐阼引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
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插
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
之物累遷尚書左丞梁武帝素重昭梁臺建以爲給事黃門侍郎
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卽真歷
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
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
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
郡遂無患咸以昭真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旣
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郡多猛獸爲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
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爲害歷秘書監太
常卿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
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粟一作粟置絹于
薄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五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昭所莅
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
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
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性尤
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
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皆如此後進宗其學

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卒諡曰貞長子諡位尚書郎湘東王外
兵參軍諡一準有文才梁宣帝時位度支尚書昭弟映字徽遠三
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
賓王俱懼日暮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
乘而歸兄弟竝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
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慟天監中位烏程令卒於太中
大夫子弘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沖之八世孫沖卽開府儀同
三司愉之世父也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父佩齊通直郎休源
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
者莫不爲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略通大義州舉秀才太
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

謂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
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
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
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
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
備水陸之品雲駐筓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
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
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
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
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
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卽日除兼尚書
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

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嘗謂之爲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帝嘗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後爲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竝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再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憚之後爲晉安王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帝謂曰荊州摠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與王憺代鎮荊州復爲憺府長史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政績平心決斷請託弗行帝深嘉之歷祕書監復爲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蕃甚得人譽王深相倚杖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歷都官尚書普通七年揚州

刺史臨川王宏薨武帝與群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已得孔休源才識通敏寔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在州晝決詞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群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兼天子四年卒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帝爲之流涕顧謝舉曰孔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殞沒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臣竊爲陛下惜之諡曰貞子休源風範彊正明練政體常以天下爲己任武帝深委杖之累居顯職性續密未嘗言禁中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練凡奏議彈文勒成十

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位東楊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度
位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都水使者尚書金部郎父
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
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
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
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
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
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
革充臥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爲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
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今薦革詣之方貢
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僕射江祐深相引接祐爲太子詹事啓革
爲丞祐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
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祐誅賓客皆罹其罪革獨以智免除
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梁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
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
同掌書記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
帶中盧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爲征北行
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與革書云比聞雍府妙選英
才文房之職摠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途次
江夏觀卒革在雍州爲府王所禮款若布衣後爲建康正頻遷秣
陵建康令爲政明肅豪彊憚之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
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
爲屬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于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

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啓事面諫革墮事好酒以琅邪王曇聰代爲行事南州士庶爲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遷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後爲鎮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旣失守革素不便馬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歆器漏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爲虜立名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文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旣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朴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良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於是以爲太尉臨川王長史時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彊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革及諸貴遊又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以臧盾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應至竝賫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辯析曾無疑滯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

所制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
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
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迺輕舸革既無物乃于西陵
听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時境內荒儉劫盜
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革乃省
游軍尉百姓逾恐革乃廣施恩惠盜賊靜息武陵王出鎮江州乃
曰我得江革文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
行除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
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
非其人革性彊直每朝宴恒有褻貶以此爲權貴所疾乃謝病還
家除光祿大夫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娛卒諡曰彊子有集二十卷
行于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

壁立時以此高之長子敏早卒次子德藻

德藻字德藻好學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
產昆弟居恩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仕梁爲尚書比部郎以父
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及陳武帝受禪爲祕書監兼
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
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還除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
坐公事免後自求宰縣補新渝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於官文
帝贈散騎常侍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德藻弟
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以刺何敬容爲當時所賞位司
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
蔽刃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徐勉字修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武帝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

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
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
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爲國子
生便下帷專學精力無怠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
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起家王國
侍郎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能貶奪同官咸取
則焉遷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俄徙署都曹時琅邪王融一
時才雋特相慕悅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
褻衣裾融後果陷于法以此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
宣武王游梁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帝
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卽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
直內省遷臨川王後軍諮議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
以爲稱職天監三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
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
一還家群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
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
有序旣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
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曷求詹事五
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
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
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
沒矣後爲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敕知
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講孝經臨川王宏尚書令
沈約備二傳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爲執經王瑩張稷柳愷王暕爲

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人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
詔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首迎王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崧充
南徐選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
有也勉恥以其先爲戲答旨不恭由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
軍後爲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右僕射詹事如故時人間喪事多不
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
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
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
休反故屬纊纚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媿燕雀之徊翔傷情
戚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
愛憎深淺事寔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
多豈不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
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
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
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州博
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昏冠
吉凶勉皆預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表上之曰
夫禮以安上化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
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卽宗伯所掌曲禮吉爲
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
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
不以禮則致亂于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修身於
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旣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掃

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旣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典用盡於帷蓋至乎晉氏爰定新禮荀顛制之于前摯虞刪之于末旣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艸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光天改物撥亂惟武經俗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揚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時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寔宜以時修定以爲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場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掾掌嘉禮尚書右丞何佟之摠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代之後又以暉代嚴植之掌凶禮暉尋遷官以五經

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揚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摠知其事未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旣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百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歷不該備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詔有司案以遵行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患脚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

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駟如不才終爲佗有嘗爲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寔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拒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于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寔欲歌哭於斯

慧日十住等既應管管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綴郊間之園遂不辦係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陸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竝饒荷菰湖裏殊富芟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葦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

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
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
田舍親累旣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
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
烏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
子曰居家理事可移于官旣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
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
應霜之諸女爾汝旣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
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
能兩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且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
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政
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旣立墅舍似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
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乏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
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涼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履逍遙
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
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字間細務汝交關旣定此書又行凡所資
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
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竝
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
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
爲答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算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
部並革少賚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之外月別給錢十萬信遇之
深故無與匹中大通中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
中衛將軍置佐史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有

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卒帝聞而流涕即日車駕臨殯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諡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心決斷曰肅因諡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常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爲流別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三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五十卷又爲人章表集十卷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卽降詔立碑於墓焉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出入宮坊者歷於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俄遷晉安內史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五世祖詢晉徵士祖珪宋給事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齊太子家令允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且領師說晚而覆講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時尤明故事稱爲儀注學起家後爲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聚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竒梁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徐征西鄱陽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會稽封禪者武帝因集儒學士州封禪儀將行焉懋建議獨以爲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凡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疾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

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亭

亭字亨道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群書多識前代舊事甚爲南陽劉之遴所重梁太清初爲西中郎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至引爲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朝務一以委之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陳武帝受禪爲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頽屍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大光中宣帝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宣帝宣帝問亨亨勸勿奉詔宣帝卽位拜衛尉卿卒於官亨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亡失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撰文筆六卷子善心位尚書度支侍郎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也曾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元素娶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女生子寧早卒寧遺腹生子叡亦當從戮僧朗啓季武救之得免叡有口辯司徒褚彥回甚重之謂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事齊歷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琅邪王奐女奐爲雍州刺史啓叡爲府長史奐誅叡亦見害鈞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游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美之梁武帝與叡少故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拜駙馬都尉歷祕書丞在職啓

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爲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列爲品
目累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主加
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爲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爲殷劄字鈞輒
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于帝帝以屣如意擊
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爲王府諮議後爲明威將軍臨川
內史鈞體羸多疾閉閣臥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
劫帥不加考掠所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爲
善人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瘧疾母憂去職
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戒諭服闋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
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爲國子祭酒卒諡貞二子構渥鈞宗人
芸

芸字灌蔬倜儻不拘細行

游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治

群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天監中位祕書監司徒左長
史後直東宮學士省卒

論曰范懋賓之德美傅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映之彊
直竝加之以學植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時主豈徒然哉徐勉
少而勵志發憤忘食修身慎行運屬興王依光日月致位公輔提
衡端執時無異議爲梁氏宗臣信爲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笥見推
亨懷道好古以博覽歸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辯正直存焉
豈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德業自居又加
之以政績文質斌斌亦足稱也

南史卷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陳伯之

陳慶之

子昕暄

蘭欽

魏
氏
國
史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鄰里稍
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多
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
走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為劫盜嘗援面覘人舩舩人所
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臥下
榻征伐常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梁武起
兵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據尋陽以拒

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卽以爲江州刺史子武牙爲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衆軍俱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承忠竝有舊繕經藏伯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爲別駕承忠爲記室參軍河南褚縉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卽位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縉堅拒之縉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州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艸創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且復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滅作河南郡於是投伯之書位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竝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伯之子武牙時爲直閣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竝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爲中從事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縉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武帝敕部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敎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縉詐爲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爲壇殺牲以盟伯之先歆長史以下次第歆縉說伯之今舉大事宜引人望程

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爲長
史以代元冲伯之從之仍以縉爲尋陽太守承忠輔義將軍龍符
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
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
日脯輒臥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
前伯之聞叫自率出盪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使還報
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台盱台人徐文安莊興紹張顯明邀擊之
不能禁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
武牙及褚縉俱入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
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
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
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肯因機變
化遭遇時王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
蹙以至于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側于
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昔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
而勳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
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
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
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竝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
顏借命驅馳氍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
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洗僞孽昏狡自相
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係頸蠻邸縣首藁街而將軍魚游
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艸長雜
花生樹群鷺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俾豈不
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
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
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辦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
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
重方弔人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
之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武牙爲魏人所殺伯之旣
至以爲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未之任復爲驍騎將軍
又爲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緝在魏魏人欲
用之魏元會細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
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陽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碁每從夜
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卽至甚見親實從平建鄴
稍爲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
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
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王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
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
別將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
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
假節摠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
之攻拒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閤大通元年請

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駝澗去
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爲功如不利沮我
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
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
將連營西進據濡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
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
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仲宗壯
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
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
地置西徐州軍乘勝前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大通初
魏北海王元顥來降武帝以慶之爲假節颺勇將軍送顥還北顥
於渙水卽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鉅縣進遂至睢陽魏將
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中攻陷其三大千
乃退時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
城慶之攻陷其城禽徽業仍趣大梁顥遣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
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
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
軍爾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荊州刺
史王罷據虎牢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
曰我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
壘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尅
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
兆單騎獲免進赴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魏季莊出居河北其臨
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

大赦顥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朱慶之隨方掩襲竝降天穆與十餘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鉅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莊帝單騎度河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旣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計將肯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慶之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爲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軍洛下南人不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勳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旣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等衆號百萬挾魏帝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爲棧濟自碇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穎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爲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爲北兗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事會有祆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寵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慶之斬伯寵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圍縣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玄寶

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
罷義陽鎮兵停水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
後倉廩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
將侯景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
雪景棄輜重走是歲豫州飢慶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
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諡曰武慶之性祇慎每
奉詔敕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
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所力長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
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
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旗將軍安州刺史
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遇疾還都詣
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閭事昕聚土畫城指麾分別异甚奇之慶之

在縣瓠魏驍將堯雄子寶樂特爲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
寶樂雄卽潰散後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遠
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拔昕爲雲騎
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度江爲景所禽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
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
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入武
帝大喜敕卽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
而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
景欲褰甲隨之昕不從遂見害

幼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沈湎誼
譏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
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與尋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

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夭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旣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警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棟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孟鑄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魄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太康中徐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爲學士及卽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袞御史中丞沈攽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爲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語言不節後王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

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卽成不以爲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搏艾爲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墜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揆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救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而死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趨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騙索馳後子雲還南梁天監中以軍功至冀州刺史欽兼文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至皆平欽有謀略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封安懷縣男累遷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進爵爲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軍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述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州刺

史杜懷瑤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獲略盡魏相安定公遣致馬二千疋請結鄰好欽百日之中再破魏軍威振鄰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述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竝禽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人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後爲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卽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尉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爲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益有由焉及喪亂旣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爲幸哉慶之初同鸞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尅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

終逢鳩毒唯命也夫

南史卷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終

唐

南史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唐

賀瑒

子革弟子琛

司馬駿

朱异

顧協

徐摛

子陵 陵子儉 份 儀 陵弟克 克

鮑泉

鮑行卿 行卿弟克卿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

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爲儒者宗矣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後爲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爲太常丞有司舉修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制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竝傳瑒業

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文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修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爲兼太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爲

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人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爲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子徽美風儀能談吐深爲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遭疾而卒季亦明三禮位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授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絜坐之聽授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

臨郡彭城到漑爲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
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漑下車欣然就
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瞻漑嘆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
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頽然漑言之王請補郡功曹
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廬于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
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
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
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
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軍禮事累遷
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諡法便卽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
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自冠自
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
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唯得爲子已
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旣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
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旣明小功自娶
卽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
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
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
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
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
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
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
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
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

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爲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竝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其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夫其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弱之故天喪情深旣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心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貪嗇多受賂賂家產旣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奏坐免官後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啓陳事條封奏大略其一曰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

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
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
好惡則易於反掌其三事曰斗筭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
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長弊增姦寔由於此今誠願
責其公平之効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
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
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
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
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受敕責琛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
車讜言日聞聽覽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
宜同於闕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邊
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
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皆惡卿言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導之以
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
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紀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
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
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
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晏方得就
食旣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
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
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
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
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廢食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
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

者是宜具以奏聞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
爲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
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異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
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
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卒琛所撰三禮講說五經滯義
及諸儀注凡百餘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司馬襲字元表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
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士襲少傳家業強力專
精手不釋卷沛國劉焯爲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
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舉襲修嘉禮除尚書
祠部郎時制定禮樂襲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言
凶禮常時名儒明山實實等疑不能斷者皆取決焉累遷御史

中丞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襲雖
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遷晉安王長史
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
卷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父謙之字
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於田側爲族人朱
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昏
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
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
門伺殺謙之兄異之卽异父也又刺殺懌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
是義事不可聞悉赦之吳興沈顛聞而嘆曰弟死于季兄殉于義
季友之節萃此一門異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

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昇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好群聚。菡博頗爲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昇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徧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昇曰。卿年少何乃不廉。昇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尋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昇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昇。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瑤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昇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使昇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昇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昇曰。自王師北討。尅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僞也。帝仍遣昇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昇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昇策焉。遷散騎常侍。昇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昇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竝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于前。昇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

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啓求於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異與左丞賀琛。述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異於玄圃。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異博解多藝。圍碁上品。而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餉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追曠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旣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魚醢。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齋飴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異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異。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已。任異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倖。異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異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異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爲中領軍。舍人如故。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甚悅。以語異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異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異探帝微旨。答曰。聖明御寓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之望。帝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侯敗沒。帝憂曰。今勿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

定議異又議以和爲允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異餉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申聞異納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竝累有啓聞異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竝不爲聞奏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給稱反賊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异侍坐乃曰徐思玉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玉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啓异大慙賊遂以討异及陸驗爲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异等臣斂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祇氛旣息誅之未晚帝乃止异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异簡文爲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阪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蹇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竝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並以指异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慚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及异卒武帝悼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

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異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游焉。四方饋遺財賄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于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淮重焉。初爲揚州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爲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令。未至縣遭

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送喪還于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所致。張率嘗薦之于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于草澤。卿便稱救喚出。於是以協爲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軍。兼記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卽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通三年。寇擊大航華表。然盡建康縣。馳啓協以爲非吉祥。未卽呈聞。後帝知之。曰。寇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自爲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前示協。時輩榮之。卒官無衾。以歛爲士子所嗟歎。武帝悼惜之。爲舉哀。贈散騎常侍。謚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

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一字士績，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梁天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摛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爲侍讀。大通初，王總戎比侵，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摛加譴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閒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竝經爲之，卿爲我臨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爲政清靜，教人禮義，勸課農桑，朔月風俗便改，秩滿爲中庶子。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卽簡文妃姪女。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至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戊寅卽丁丑之明日。

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觀簡文問摛摛議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因覲見之儀謂應可略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及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長子陵最知名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

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父摛爲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爲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爲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賦污因坐免久之爲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於少傅府述今所製莊子二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謝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卽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來我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爲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及侯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明往復致書皆

陵辭也及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爲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誥其年
陳武帝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承虛襲石頭陵感僧
辯舊恩往赴約約平武帝釋陵不問以爲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
使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
爲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瑒
爲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
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答不可犯爲斂容
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
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
宋以來撰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
馳競不已者乃爲書宣示之曰未定之時聖朝艸創干戈未息尚
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
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
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
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
朱領軍昇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
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帝亦云人豈
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意辛亥係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旣余
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及宣帝入輔
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廢帝卽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爲尚書
左僕射抗表推周弘正王勵等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爲固辭而舉
人乎陵曰弘正舊蕃長史王勵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卿賢戚
若選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及朝議北侵宣帝命舉元
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

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卽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尅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七年領國子祭酒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二年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宣帝亦優禮之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卽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爲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是諡曰章僞侯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匱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教四坐莫能與抗目有清精時人以其爲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爲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州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於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陵有四子儉份儀傳儉一名報幼而修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爲人妻之以女梁元帝召爲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元帝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喻旨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逌陳寶應乎紇默然不答懼儉沮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紇嘗出見儉儉謂曰將

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討紇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爲兼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累遷尋陽內史爲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爲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爲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
禎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風九歲爲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爲海鹽令有政績入爲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儀少聰警仕陳位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唐之赭山隋煬帝召爲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六年卒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餽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盾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于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爲夫妻後東遊居錢唐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且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爲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

其操行後爲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竝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丁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卽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合自然開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于此省孝克代確便卽居之經兩載祆變皆息時人咸以爲真正所致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盡二年爲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于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政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之子萬載位太子洗馬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玄家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爲春陵令後爲明山賓所薦爲太常丞以外兄傅昭爲太常依制總服不得相臨改爲尚書郎終於湘東王諮議參軍泉美鬚髯善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爲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爲通直侍郎常乘高幃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

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爲笑詭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大怒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嘿然不繼元帝大怒于是械繫僧辯時人比泉爲酈寄泉旣專征長沙久而不尅元帝乃數泉二十罪爲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爲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罪乃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僧辯色甚不平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未嘗用使泉伏牀騎背爲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盡相欺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惟藉酒自樂云賊何由得至旣而傳告者衆始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尅敗還乃殺泉于江夏沉其屍于黃鶴磯初泉夢着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沉於江如其夢泉於儀禮乃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世時又有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

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上玉璽銘武帝發詔褒賞好韻語及拜步兵而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校例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

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竝才藝知名俱爲湘東王五佐正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逢鳥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爲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爲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景雜於死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爲湘東鎮西府中記室使蜀不屈於武陵王見害

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於賀瑒賀琛朱异司馬襲其得之矣而异遂徵寵倖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媚及延寇敗國實异之由禍難旣彰不明其罪亦旣身死寵贈猶殊罰旣弗加賞亦斯濫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顧協清介足以追蹤古人徐摛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聰明特達締構興王獻替謀猷亮直斯在泉本文房之士每處荷戈之任非材之責勝任不亦難乎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王神念 子僧辯

羊侃 子球鵬

羊鴉仁

王神念太原祈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位潁川太守與子僧辯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歷安成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政績後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祆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後徵為右衛將軍卒於官諡曰壯及元帝初追贈侍中中書令改諡忠公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絕群伍時復有

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瓌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歌之聲甚悽斷華後位太子左衛率卒於侯景軍中神念長子遵業位太僕卿次子僧辯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元帝後爲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爲中兵參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爲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平生有德有怨者必報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鄧討之使僧辯襲安成子鄧旣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禽之又討平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略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爲貞毅府諮議參軍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侯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遣歸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元帝承制以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元帝令僧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與泉俱入使泉先言之泉入不敢言元帝問僧辯僧辯以情對元帝性忌以爲遷延不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母帝自斫之中其髀流血至地悶絕久之方蘇卽送廷尉并收其子姪竝繫之其母脫簪珥待罪帝意解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元帝遣就獄出僧辯以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尅長沙帝命僧辯代之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

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旣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竝沈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尅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卽率巴陵諸軍泐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卽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困感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嚮殺之郢州旣平僧辯遣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竝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元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竝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充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鵲頭等城竝尅之先是陳武帝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盆口陳武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旣至盆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爲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霑衿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群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

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至于東城被執縛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僧辯命侯瑱裴之橫東追景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侯瑱瑱送至僧辯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如何因命送江陵伯超旣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旣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懼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威德群帥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于是逆寇悉平元帝卽位授鎮位將軍司徒加班劔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故先是天監中沙門

釋寶誌爲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艸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及湘洲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旣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爲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爲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于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納以爲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爲大將軍尊事爲主洪雅乘平肩大輿繖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城時納等據車輪夾岸爲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鬪艦亘水陵山時天日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爲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面一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

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竝爲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大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竝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竝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誠進止群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尚據胡牀不爲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逆以王琳爲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衆軍未之許而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郭元建謀襲建鄴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陳武帝聞之馳報江陵元帝卽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卽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于東關以拒北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而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軍頃之丁母憂母姓魏氏性甚安和善于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母流淚徒行將入謝罪元帝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母詣閣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竝矜之及僧辯罪免母深相責厲辭色俱嚴雖尅復舊都功蓋宇宙母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稱之謂爲明哲婦人及亡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勳重故喪禮加焉命侍中謁者監護喪事諡曰貞敬太夫人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其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督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於建鄴爲大都督荊州刺史未至而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卽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

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
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渙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軍敗僧辯遂
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禮因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子珍
往充質遣左戶尚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明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
啓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于鄴貞陽
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
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檝中流不敢就岸末乃同會于江
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楊州牧餘如故陳武帝
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
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與子頴遽走
出閣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頴下
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
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及子頴俱被絞殺初僧辯平之
鄴遣陳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藺之分且爲第三子頴許娶陳
武章后所生女未昏而僧辯母亡雖然情好甚密其長子頴屢諫
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
表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事報陳武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宿有
圖僧辯志及聞命留旰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唯侯安都周文育
而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扞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陳武控馬未
進安都大懼乃追陳武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
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陳武曰安都嗔我乃敢進
遂尅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武之謫殆天授也頴承聖初位
侍中魏尅江陵陵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齊遣王琳鎮壽春將
圖江左及陳平淮南殺琳頴聞之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

動而絕顛弟頌少有志節恒隨梁元帝及荊州覆滅入于魏僧辯
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僧智弟僧
愔位譙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還時吳州刺史羊亮隸在
僧愔下與僧愔不平密召侯瑱見禽僧愔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
於將羊鯤斬之僧愔復得奔齊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竄
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歎曰讎恥不雪未欲身膏野草若精誠有
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聞空中催令急去僧愔
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
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南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
徽歸荊州元帝以爲羅州刺史及弟嗣宗竝有武用嗣徽從征巴
丘以功爲太子右衛率監南荊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史嗣產先
在建鄴嗣宗自荊州滅亡中逃得至都從弟嗣先卽僧辯之甥復
爲比丘慧暹藏得脫俱還及僧辯見害兄弟抽刀裂眦志在立功
俱逃就兄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辯故舊圖陳武帝帝
遣江旰說之嗣徽執旰送鄴乞師焉齊文宣帝授爲儀同命將應
赴及石頭敗退復請兵於齊與任約王暉席臯同心度江及戰敗
嗣徽墮馬嗣宗援兄見害嗣產爲陳武軍所禽辭色不撓而死任
約王暉得北歸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瓌偉身長七
尺八寸雅愛文史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
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
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正光中秦州羌莫折念生據州反
仍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夤往討之射
殺天生其衆卽潰以功爲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

爵鉅平侯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兗州刺史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尅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及高歡爾朱陽都等相繼而至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去留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併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爲折樹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餘緒帝寵之踰于他者謂曰朕少時捉稍形勢似卿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上又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卽席上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是日詔入直殿省啓尚方仗不堪用上大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弊于仗麤後遷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竝省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宜適朱時在席後華林法會欽拜謝于省中王銓謂欽曰卿能屈膝廉公彌見盡美然羊公意猶未釋容能更置一拜欽從之宦者張僧胤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太清元年爲侍中會大舉北侵以侃爲冠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明乘水攻鼓城不見納旣而魏援大至侃頻言

乘其遠來可擊且日又勸出戰竝不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採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乃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旣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竝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韋黯津年老且疾黯懦而無謀軍旅指擣一決于侃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兇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竝私加賞賚賊爲尖項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鋏以油灌之擣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壑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旣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旣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太半初侃長子鷲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

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鷲曰久以汝爲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此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墜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贈侍中護軍將軍子球嗣侃少雄勇旅力絕人所引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賜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救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竝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鵬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于陽平侯景以其妹爲小妻呼

還待之甚厚以爲庫真都督及景敗鷓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于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鷓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岍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鷓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鷓與王元禮謝答仁弟葳蕤竝景之昵也三人謂景曰我等爲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于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鷓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鷓以稍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之斬于京口元帝以鷓爲青州刺史封昌國縣侯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于東關遷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鷓赴援不及從王僧情征蕭敦于嶺表聞僧辯敗乃還爲侯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季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勇仕郡爲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梁封廣晉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縣瓠應接景至仍爲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鎮縣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帝大怒鴉仁鴉仁懼頓軍入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旣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爲賊敗臺城陷景以爲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晷所害臨死以報效不終因而泣下後鴉仁兄子海珍知之掘晷父伯并祖及所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

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鴉仁子亮侯景亂後移至吳州刺史隨王琳以名將子見禮甚隆為人多酒無賴酒醉為閻豎所殺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寵任既而侃及鴉仁晚遇屯剝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殞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逢茲酷濫幾致隕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為得及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奧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既同兒戲且類奕碁延敵開釁實基于此喪國傾宗為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斯人而斯謬也哀哉

南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終

蘇州屯鳳園氏書

南史卷六十四

蘇州屯鳳園氏書

列傳第五十四

江子一

胡僧祐

徐文盛

陰子春 子鏗

杜崩 弟岍 幼安 兄子龔

王琳

張彪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濼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侍養多闕因終身蔬食仕梁起家為三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言事為當軸所排乃拜表

求入北爲刺客武帝異之又啓求觀書祕閣武帝許之有敕直華
林省其姑夫左衛將軍未異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異不
爲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爲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爲遂昌
曲阿令皆著美績後爲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
遷右丞兄弟性竝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極言得失武帝甚善之
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左戶郎沈炯
少府丞顧瑱嘗奏事不允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
對甚激切帝怒呼縛之子四乃據地不受帝怒亦歇乃釋之猶坐
免職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度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
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于
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
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
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竝力戰直前賊坐
甲不起子一引稍檣之賊縱突騎衆竝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稍折
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
四稍洞胸死子五傷脰還至壘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
如生詔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
景平元帝又追贈子一侍中諡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諡毅子子五
中書侍郎諡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章數十篇
行於世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也少勇決有武幹仕魏位銀青光祿
大夫以大通三年避爾朱氏之難歸梁頻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
德王帥歸便戍項城魏尅項城囚入北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
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歸梁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

政性好讀書愛緝綴然文辭鄙野多被譏謔而自謂實工矜伐彌甚晚事梁元帝侯景之亂西沮蠻反元帝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景圍王僧辯于巴陵元帝乃引僧祐于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辯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前至赤沙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大敗景將任約軍禽約送江陵侯景聞之遂遁後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植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或出游亦以自隨人士笑之承聖二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魏軍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俄中流矢卒城遂潰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家本魏將父慶之梁天監初自北歸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大同末爲寧州刺史州在僻遠群蠻劫竊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夷人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元帝以爲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東討之略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元帝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徇等會之並受文盛節度大敗約於貝磯約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景聞之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怒杜幼安宋造等乃率所領獨進大破景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間道襲陷郢州軍中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元帝仍以爲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賦汗甚多元帝大怒下令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

盛私懷怨望帝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禽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武帝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相善嘗入帝臥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如外府焉及帝踐祚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仕歷位胸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毀神影壞廟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人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

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問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胸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詔授南青州刺史鎮胸山又遷都督梁秦二州刺史子春雖無他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腳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太清二年徵爲左衛將軍遷侍中屬侯景亂元帝令子春隨王僧辯攻平邵陵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會郢州陷沒軍遂退卒於江陵子鏗

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被當時所重爲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

亂鏗當爲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陳天嘉中爲始興王中錄事參軍文帝嘗宴群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卽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文集三卷行於世

杜崩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父懷瑤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有軍功後又立功南鄭位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瑤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于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稍將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嶷旅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刀斑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八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懷瑤卒于州諡曰桓侯嶷位西荊州刺史時讖言獨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嶷其人也會嶷

改葬父祖帝敕圖墓者惡爲之邇年而嶷卒崩嶷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三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元帝與崩兄岸舊密書邀之崩乃與岸弟幼安兄子龜等夜歸元帝以爲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領軍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景遁加侍中進爵爲公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景敗崩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達於秦郡王僧辯令崩赴援陳武帝亦自歐陽來會元建衆却崩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遁時元帝執王琳於江陵琳長史陸納等於長沙反元帝徵崩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輪大敗之後納等降崩又與王僧辯西討平武陵王於硤石旋鎮遘疾卒諡曰武崩兄弟九人兄嵩岑嶷岌巖岸及弟從幼安竝知名岸字公衡太清中與崩隨岳陽王督攻荊州同歸元帝帝以爲北

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督夜知其師掩襄陽以岸等襄陽豪帥於是夜遁歸襄陽岸等知督至遂奔其兄南陽太守獻於廣平督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獻岸等并其母妻子女並斬於襄陽北門督母龔係林數岸于東岸曰老婢教汝兒殺汝叔乃枉殺忠良督命拔其舌嚙殺而烹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幼弱下蠶室又發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并以爲漆碗及建鄴平崩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漆碗之酷元帝亦不責也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與兄勣同歸元帝帝以爲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與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大破景將任約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仍進軍大舉漢口別攻拔武昌景度蘆洲上流以壓文盛幼安與衆軍大敗之會景密遣騎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人情大駭文盛清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降景景以其多反覆殺之

龔岑之子也少驍勇善用兵與諸父歸元帝帝以爲郢州刺史封中盧縣侯與王僧辯討平河東王譽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景至圍之數旬不尅而遁遷太府卿定州刺史及衆軍至姑熟景將侯子鑒逆戰龔與陳武帝王琳等擊之大敗子鑒遂至石頭景親會戰龔與衆軍大破之論功爲最授東揚州刺史又與王僧辯降陸納平武陵王及魏平江陵後齊納貞陽侯明以紹梁嗣以龔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遷南豫州刺史封溧陽縣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將軍龔僧辯婿也始爲吳興太守以陳武帝旣非素貴及爲之本郡

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武帝衛之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以拒之頻敗陳文帝軍龔好飲酒終日恒醉勇而無略部將杜泰私通于文帝說龔降文帝龔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大敗文帝軍後杜泰降文帝龔尚醉不覺文帝遣人負出項王寺前斬之王氏因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矣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蕃琳姊妹竝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大清二年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沈米輕舸還荆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禽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勳與杜龔俱為第一恃寵縱暴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為亂啟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黃羅漢太舟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竝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黃羅漢殺張載載性刻為帝所信荆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鬻割被五刑而斬之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啟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為奴婢元帝乃鎖琳送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即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眾心故出之

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付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政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元帝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督乃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趣之計時長沙蕃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度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武帝旣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豬故琳戰艦以于數以野豬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于沌口琳乘平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武一人背恩斬之鎖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于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温太真何人哉南江源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季欽樊猛與余季頃同討之三將軍敗竝爲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鄴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主齊文宣遣兵接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駒駱冊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其餘竝依齊朝前命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盆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僉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沈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從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鏡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汁落地化爲血蠕動有龍出于門外之池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寇齊齊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

文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戰軍大
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
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
景和等屯于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
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
恐其為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
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于市琳
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故典午
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于
前書聖名于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川舊族立功代邸
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摠蕃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
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
念終遘萇弘之胥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于是遠跡山東寄命河
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
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
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造末僚
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兩袂痛可識
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
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莅壽陽頗存遺愛曾游
江右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
穸庶孤墳既築或飛御土之鸞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
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肥川而建
營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楨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

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味死陳祈伏待刑
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敦夢琳求首竝為啓陳主而許之仍與
開府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
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
人密送喪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
錄尚書事諡曰忠武王葬給輜輶車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
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刑
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為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
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持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
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
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歔流泣
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

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
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刺史蘭欽
外弟也少亡命在若耶山為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
州彪率所領客馬始為防閭後為中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
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為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耶義舉征
子仙不捷仍走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為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
懷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為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歆彪信之亦取
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
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
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
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

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刻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歧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歧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歧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耶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禕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謂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家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武帝軍入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墜死積火溫燎乃甦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耶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

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謂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家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武帝軍入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墜死積火溫燎乃甦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耶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

異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暉之女也。有容貌先爲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爲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吳昌門爲詩。一絕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爲留意氣，持寄禹川人。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在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微江，則自致亡軀，胡亦期之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文盛克終，有鮮詩人得所，誠焉。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及乎梁州之敗，而以濯足爲尤。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墓之咎，吉凶之兆二者，豈易知乎？王琳亂朝，忠節志雪仇恥，然天方相陳義難弘，濟期則大厦落構，豈一木所能支也。張彪一遇何懷死而後已，唯妻及犬義悉感人記傳，所陳何以加此異乎？

南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終

西川史局
氏書局

